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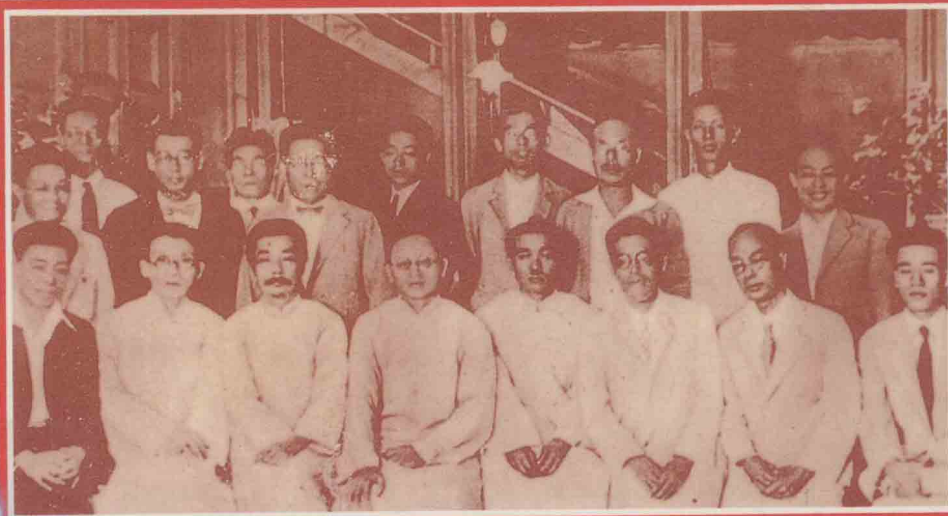
中國 近代文學思潮

主編 劉增傑

撰 稿

劉增傑 關愛和 李慈健

袁凱聲 趙福生



文史哲學集成
文史哲出版社印行

中國近世文學思潮

主編 劉增傑

撰稿

劉增傑 關愛和 李慈健

袁凱聲 趙福生

文史哲學集成
文史哲出版社印行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中國近世文學思潮 / 劉增傑等撰稿. -- 初版.
-- 臺北市：文史哲，民 86
面；公分. -- (文史哲學集成；378)
ISBN 957-549-058-4 (平裝)

1. 中國文學 - 歷史 - 近代 (1600-)

820.907

86001069

文史哲學集成 ㊦

中國近世文學思潮

主 編：劉 增 傑
著 者：劉增傑 關愛和 李慈健
 袁凱聲 趙福生
出 版 者：文 史 哲 出 版 社
登記證字號：行政院新聞局版臺業字五三三七號
發 行 人：彭 正 雄
發 行 所：文 史 哲 出 版 社
印 刷 者：文 史 哲 出 版 社

臺北市羅斯福路一段七十二巷四號
郵撥○五一二八八一二 彭正雄帳戶
電話：(○二)三五一一〇二八

定價新臺幣三二〇元

中 華 民 國 八 十 六 年 二 月 初 版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ISBN 957-549-058-4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中國近世文學思潮 / 劉增傑等撰稿。-- 初版。
-- 臺北市：文史哲，民 86
面；公分。-- (文史哲學集成；378)
ISBN 957-549-058-4 (平裝)

1. 中國文學 - 歷史 - 近代 (1600-)

820.907

86001069

文史哲學集成 ㊟

中國近世文學思潮

主 編：劉 增 傑
著 者：劉增傑 關愛和 李慈健
 袁凱聲 趙福生
出 版 者：文 史 哲 出 版 社
登記證字號：行政院新聞局版臺業字五三三七號
發 行 人：彭 正 雄
發 行 所：文 史 哲 出 版 社
印 刷 者：文 史 哲 出 版 社

臺北市羅斯福路一段七十二巷四號
郵撥○五一二八八一二 彭正雄帳戶
電話：(○二)三五一一〇二八

定價新臺幣三二〇元

中 華 民 國 八 十 六 年 二 月 初 版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ISBN 957-549-058-4

中國近世文學思潮

目 錄

思潮絮語（代序）	1
第一章 嘉道之際學風士風的轉換與文學主潮	
——19世紀文學氣度不凡的開場	13
一 風雲際會與學風士風的轉換	14
二 言關天下與自作主宰的文學精神	27
三 驚秋救敝與憂民自憐的文學主題	39
第二章 近代民族情緒的初漲與喧鬧	
——鴉片戰爭詩潮描述	61
一 民族災難與詩海潮汐	61
二 鴉片戰爭詩潮的情感流向	63
三 詩潮的意象群與客體形象系列	72
第三章 徜徉於現實與舊夢、創新與復古之間	
——鴉片戰爭時期文學發展的探索與困境	83
一 創新與復古：封建末世文學的怪題	84
二 自立不俗與學問至上：宋詩派的雙重期待	86
三 立誠求真與道統文統：桐城派的兩難選擇	95
第四章 政治與軍事對峙中的文學空間	
——太平天國與曾國藩集團文學異同	105
一 政治軍事的對峙與文學價值觀念的趨同	116
二 戰爭背景下的情感世界	123

第五章 稗官爭說俠與妓

——19世紀小說創作趨向……………131

一 俠妓演述：熱題成因與主題模式……………132

二 英雄觀念與情愛旨趣……………147

第六章 維新改良文學運動

——具有現代思潮形態的文學變革……………161

一 文化的反省與文學的轉軌……………161

二 文學的改良與改良的文學……………171

三 「四界革命」：詩歌、散文、小說和戲曲的改良……………185

四 從傳統向現代的歷史過渡……………220

第七章 創世紀的激情與世紀末的悲哀……………227

一 創世紀：未來的狂想與實踐……………227

二 世紀末：過去世界的低迴挽歌……………242

三 王國維：生命本體的痛苦絕望……………262

第八章 五四文學思潮的湧現……………277

一 歷史機遇……………277

二 思想內涵……………280

三 審美特徵……………287

第九章 五四文學思潮的分流……………299

一 血和淚的呼喚——現實主義……………300

二 輝煌的瞬間——浪漫主義……………306

三 遲到的先鋒——現代主義……………313

第十章 五四文學思潮的轉向……………323

一 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323

二 走進十字街頭的塔……………326

龍亭尋夢（代後記）……………331

思潮絮語（代序）

流出全部的自我——流線型汽車和獨輪小車——
我中有你，你中有我——三次反思：世紀性的
輝煌——大河——破除心理情性——力戒苛求

去年夏天，我和幾位青年朋友撰寫的一部思潮史著作^①出版的時候，我曾經寫了洋洋萬言的長序：《文學的潮汐》。該文縱論近二百年文學思潮發展的總體特徵、階段特徵等等，試圖尋找思潮發展的基本線索和規律。應該說，我當時的態度是極為認真的。

可是，書出版不久，我就開始對這篇文章感到不安。文學發展的無序性，規律的內在性、隱蔽性，使所謂規律的尋找並非易事。何況，當代生活、當代文學還和我們是如此靠近，以至文學和感情都還來不及必要的沉澱和汰選。在近距離中寫思潮史，不僅直接受著執筆者個人感情的左右，而且也受著生活中各種現實力量有意無意的干擾。文學本身是一團亂麻，在一般情況下，理出頭緒來，需要後人的冷靜與超脫。這樣說來，《文學的潮汐》一文中的所謂規律云云，是靠不住的，它充其量只不過歸納了我當時的一些感受。

所以，當想起來要為本書作序的時候，我決計不再寫板起面孔的大塊文章，而只想老老實實地把自己思考過的幾個具體問題，以短文的形式，寫出來與讀者交換看法。短文的風格不追求一致。

有話就說，無話打住；有的也許較長，有些則類似煉語。這種任意爲之的寫法，頗像北方農村牛屋裏冬夜的閒聊：在牛糞氣夾雜著燃燒穀糠的煙霧中，人們相互敘說著散漫無章的故事。

流出全部的自我

激情澎湃的郭沫若，在談到中國新文學運動的發展態勢時，說過一段很有氣勢的話：

黃河揚子江系是自然暗示跟我們的兩篇偉大的傑作。承受天來的雨露，攝取地下的流泉，融化一切外來之物於自我之中，使爲自我之血液，滾滾而流，流出全部的自我。有崖石的抵抗則破壞！有不合理的堤防則破壞！提起全部的血力，提起全部的精神，向永恆的平和之海滔滔流進！

——黃河揚子江一樣的文學！（《我們的文學新運動》）

這段話，用來概括20世紀中國現代文學思潮發展的特徵，頗有幾分肖似。

不是麼？中國現代文學思潮，既承繼了中國傳統文學的美質，又汲取著（即使有時是生吞活剝地汲取著）世界文學新潮的甘泉，「融化一切外來之物於自我之中」，曲折而又艱難地向前滾滾而流，希冀「流出全部的自我」。中國文學思潮的發展，正有著母親河——黃河揚子江的氣勢和風韻。

「流出全部的自我」，這可以看作是對中國文學思潮發展的至高要求。經過千回百轉，中國文學之潮，將會創造出具有現代意識、民族個性的文學，創造出無愧於黃河揚子江的文學！

這滾滾向前的流動之河，滔滔奔湧，勢不可擋。郭沫若在這篇文章中還呼喚：「我們要如暴風一樣喚號，我們要如火山一樣

爆發，要把一切的腐敗的存在掃蕩盡，燒葬盡，迸射出全部的靈魂，提呈出全部的生命。」這些話，同樣顯示出了年輕詩人建構新文學的信心和勇氣。郭沫若的這種上承雨露，下攝流泉，融合新機，發展自我的青春之氣，洋溢於字裏行間，表達了五四時期昂揚向上的時代精神。

「流出全部的自我」，這是中國現代文學思潮發展的一個漫長的過程。前面的路也許還會有新的險阻。但我們相信：中國文學之潮，將會隨著時間的推移，在即將到來的新世紀，日益接近自己的目的地。

流線型汽車和獨輪小車

在談到中國現代文學思潮發展的特點時，黃藥眠說的如下一段話，頗為耐人尋味：

在中國文壇上我們可以看見許多由外國帶回的近代國家裏的最時髦的流派，如未來主義、象徵主義、唯美主義，但同時也能看見大鼓詞、說書、唱詞、小調京戲，那些比較適合於落後民眾趣味的文學。這兩種文學，正如1939年的最新式的流線型的汽車和中世紀的獨輪小車同時在南京路上走一樣，它們是同時並存著，而且各有各的讀者群眾，很少有相互的交涉。

（《抗戰文藝的任務和方向》）

黃藥眠用「最新式的流線型汽車」和「中世紀的獨輪小車」的「同時並存」這一生動的比喻，來概括中國現代文學思潮的發展特徵，的確是很有見地的。即以40年代文學為例，不同地域的文學，其面貌就有著極大的差別：解放區有工農兵文學；淪陷區則既有為侵略者張目的漢奸文學，也有或隱或現表露某些反抗內

4 中國近世文學思潮

容的救亡文學；上海孤島是一個多樣的文學世界；大後方更呈現了文學的多種思想色彩和藝術格調。不僅不同地域的文學「同時並存」，同一地區的各種文學思潮也往往相互依存，相互對立，共生共長。

承認這種「同時並存」，對文學研究者來說，就是要打開研究的視野，以開放的眼光來看待文學思潮。不能把眼睛僅僅盯著少數文學現象，而對多數文學現象則視而不見，或對自己不熟悉、不感興趣的文學派別，簡單地罵幾句「反動」，一帶而過；承認「同時並存」，就要克服獨樹一尊的小家子氣，在文學上對各種文學思潮，善於做細緻的具體分析。魯迅在《答徐懋庸並關於抗日統一戰線的問題》一文中，談到建立文藝界抗日聯合戰線時說，「我以為文藝家在抗日問題上的聯合是無條件的，只要他不是漢奸，願意或贊成抗日，則不論叫哥哥妹妹，之乎者也，或鴛鴦蝴蝶都無妨。」在這裏，魯迅從文學思潮的角度，至少舉出了三種類型的文學，要求人們承認它們的存在，並作為聯合的友軍，共同發展抗日文學事業。

「承認並存」，主要講的是研究者的胸懷。要求研究者從褊狹的、既定的思維模式中解放出來。至於對每一種文學現象具體的價值判斷，當然要通過深入的研究工作才能解決。就這一點來說，黃藥眠把大鼓詞等簡單地說成是「適合於落後民衆趣味的文學」，也同樣是值得商榷的。

我中有你，你中有我

溝灣裏膠泥黃又多，
挖塊膠泥捏咱兩個；

捏一個你來捏一個我，
捏的就像活人脫。

摔碎了泥人再重和，
再捏一個你來再捏一個我；

哥哥身上有妹妹，
妹妹身上也有哥哥。

這段情詩，寫的是作品的男女主人公真摯的愛情。他們是那樣的親密無間，聖潔純真的恩愛之情令人感動。

不過，我在這裏卻想起了文學思潮發展中的相互影響，相互滲透，乃至相互交叉、融合問題。40年代文學思潮的發展，就呈現了這種奇異的文學景觀。當時，現實主義文學思潮雖然雄踞盟主地位，然而，現實主義文學中卻融入了浪漫主義的成分；而一些現代主義意味頗濃的作品，也有著現實主義詩藝的滲入。就文學流派看，這種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現象更為明顯。例如，1948年活躍於上海詩壇的中國詩歌派（有人稱為「九葉派」），就是融西方現代派詩藝，中國古典詩歌的技法，以及現實主義的某些因素於一爐，三位一體，形成的一個詩歌流派。錢鍾書的《圍城》，也很難簡單的用什麼什麼主義可以對號入座的。再以40年代出現的五大創作潮流而言，工農兵文學思潮，反思文學潮，歷史劇創作潮，諷刺與暴露文學創作潮，以及七月派文學，它們之間雖有著不同的表現形態，但相互影響和紐結也是相當突出的。

看到同一時期各種創作潮流的相互接近，乃至發現它們之間存在著的某種互補關係，在文藝批評上，就有可能避免用既定的

尺子去硬套作品，避免把豐富的文學現象，生拉硬扯地讓它們歸屬於某某主義。還是先有作品，後有尺子；先有思潮，後有「主義」，我們不反對在文學思潮研究中現實主義、浪漫主義、現代主義等等名稱的科學使用，但是我們反對「主義」的濫用。頭腦中有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觀念，才會看到文學思潮發展中的多種表現形態，比較全面的認識這個相互依存的文學世界。

三次反思：世紀性的輝煌

五四時期是反思文學浪潮第一次奔湧突進的年代：

當魯迅在《狂人日記》中發出了「從來如此，便對麼？」的吶喊：

當胡適在《建設的文學革命論》中斷言：「這兩千年的文人所做的文學、都是死的，都是用已經死了的語言文字做的，死文字決不能產生活文學。……中國若想有活文學，必須用白話，必須用國語，必須做國語的文學」；

當茅盾發問：「我們中華的國民文學為什麼至今未確立，我們中華的文學為什麼不能發達的和西洋諸國一樣？」^②

當成仿吾探詢：「是數千年以來以文章自負的國民，也入了循環的衰頹的時代了？還是數千年來的宏富的文章終於不過是一些文字遊戲？」

這些共同的聲音表明：一個反思文學的時代已經到來。五四時期的民族反思，總體上說，包括政治性反思、文化性反思、自審性反思等內容，文學反思是民族反思的重要組成部分。在當時創作的大量作品中，對於傳統文化觀念的批判，對於重建民族文化結構的思考，都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歷史深度。不同文學流派的反思，具有各自的藝術個性：創造社對個性解放思想的張揚，為

藝術而藝術主張的提倡，實際上是對傳統的「文以載道」思想針鋒相對的挑戰；主張為人生而文學的文學研究會，其反思則往往體現在對於不合理人生的譴責，強調應該發揮文學對社會的積極作用。魯迅的作品，以及問題小說、鄉土文學中的精品，都是這次反思文學浪潮的重要成果。

第二次反思文學浪潮發生在抗日戰爭中期和後期。隨著抗日戰場上軍事的失利，政治的日趨腐敗，作家的心態由抗戰初期的熱烈與興奮，轉為沉穩與沮喪，反思文學悄然興起。許多作家開始探尋民族活力萎縮、社會制度黑暗、凝滯的內在因素，要求在民族的自我反省、自我批判中建構新的民族精神。老舍在《四世同堂》中通過人物之口沉痛陳言：「抬眼看看北平的文化，我可以說，我們的文化或者只能產生我這樣因循苟且的傢伙，而不能產生壯懷激烈的好漢！我自己慚愧，同時也為我們的文化擔憂！」比起五四反思文學浪潮，抗戰時期的反思文學缺乏理論建樹，但在創作上卻留下了紀念碑式的作品。巴金的《憩園》、老舍的《四世同堂》、曹禺的《北京人》以及錢鍾書、師陀、沈從文的部分作品，都是這一時期反思文學的上乘之作。

70年代末，沉寂多年的反思文學又呼嘯而起，由潺潺小溪迅速發展為喧嘩的文學大潮。「傷痕文學」、「反思文學」、「改革文學」、「尋根文學」等等，都或明或暗，融入了第三次反思文學的浪潮。就創作成就而言，雖然尚未像前兩次那樣出現赫赫大家，但它明顯地受到了五四反思文學的養育，其批判鋒芒也已超過了第二次浪潮中對改善具體生存條件的呼籲，多數作品，已開始進入對人類普遍命運的關注，具有較深的哲學意蘊。

反思的民族是成熟的民族。反思的文學是成熟的文學。正是反思文學的成就，才帶來了20世紀中國文學的輝煌。反思文學也

許是人類文學中最顯著的品格之一。有反思文學在，就意味著人們將會回過頭去認識自己的缺憾和處境，民族的精神疾患就有可能得到療救，從而為民族的新生帶來曙光。有反思文學在，人類最終將有可能更準確地認識自己，把握自己，創造自己，在感情上達到相互溝通，取長補短，從而在這個小小的諾亞方舟上，和舟共濟，開創未來。反思不是自我否定，而是自我發現，民族自覺，是一種正視現實存在的勇氣和在此基礎上的精神上的超越。

20世紀即將過去，而反思文學的浪潮卻不會終結。魯迅說過：「只知責人不知自省的人的種族，禍哉禍哉！」^③只有思維發展至成熟階段，才会有自查式的清醒，開始自我的客觀審視，獲得個體活動最大的自由度，創造出自省、自覺、自勵的反思文學。在新的世紀，反思，仍然應該成為一種不可或缺的文學精神。

大 河

錢鍾書研究文學思潮的論文並不多，可是，他卻以《圍城》這樣潮頭性的傑作，在現代文學思潮發展史上占有重要位置。近年來，海內海外，對錢鍾書的研究和評論，可說是熱鬧非凡。然而，說得給我印象最深的，卻是柯靈的這幾句話：

像一條靜穆的大河，不管夾岸的青山，平遠的田疇，嵯峨的城郭，冷落的村莊，也不管麗日和風，雷電雨雪，只是不捨晝夜，湯湯地向前流去，默默地向人世供奉舟楫灌溉之便，魚蝦荇藻之利。

這就是錢鍾書，這就是他的作品。這是一條吸納百川的大河，一條永不枯竭的大河，特別是一條靜穆的大河。柯靈的「靜穆」二字，可說是畫出了錢氏的靈魂。記得錢氏自己說過：「寂靜可以說是聽覺方面的透明狀態，正好像空明可以說是視覺方面的靜

穆。寂靜能使人聽見平常所聽不到的聲音，使道德家聽見了良心的微語（Still small Voice），使詩人聽見了暮色移動的潛息或青草萌芽的幽響」，寂靜並非是聲音全無，聲音全無是死，不是靜；所以但丁說，「在地獄裏，連太陽都是靜悄悄的」（《一個偏見》）。靜穆或寂靜不是死氣沉沉、不辨是非的雍容端莊，更多地體現著一位大成者的徹悟，海洋般的深沉；或者說，是一種精神超前者的孤獨。這孤獨，藝術地化為幽默和諷刺，成為一種啓示，昭示後人。這是一位沉默的精神財富的奉獻者。他的睿智的耕耘所收穫的果實，不僅對於中國人，而且是對人類智慧的添加！從這個意義上說，錢鍾書是屬於世界的。研究錢氏著作所體現的中國文學思潮，研究他在中西文學融合方面所取得的成功，應該說是刻不容緩的。

破除心理惰性

文學思潮的研究同樣需要保持心靈的自由狀態。這首先應該從破除研究者的心理惰性做起。心理惰性一旦形成，往往使研究者保持長期不變的文化心理定勢。如果某位文學權威或別的什麼大師有言在先，他就只能理所當然地一呼百諾，人云亦云，不敢越雷池一步，不敢在新的現實面前做出新的結論。這種惰性心理患者，總認為權威和大師早已窮盡了真理，自己充其量只不過戰戰兢兢地擔任「注經者」的角色。

這種心理定勢，使研究者在精神上停滯了，麻木了，呆板了，沉悶了，遲緩了，以至任何來自外部世界的刺激，與自己原有模式不相符合的新思想、新語言、新格局，都會被視為異端，而在傳統文化心理定勢與認識思維機制所共同構成的封閉性結構內部，引起高度的排異性、保守的防禦性反應。這樣，研究模式的僵化

危機視而不見，萬古不變的老一套的研究方法，年復一年、日復一日地在舊的矩陣中排演。長此下去，非但不能擺脫研究困境，反而會誘發人們產生虛假的安適感，以及建築在幻覺基礎上的自我陶醉。

須知：任何時代的文學，它的積極成分和消極成分，它的思想價值和藝術價值，從來不可能即時即地地表露無遺，需要在以後的歷史發展中逐漸得到明晰的判斷。行進中的文學歷史，當時所呈現出來的面貌，並不足以說明它的歷史本質，有時積極因素掩蓋著消極因素，有時消極因素又把積極因素掩埋，造成歷史的假象。研究者只有進一步摒棄惰性，解放思想，發現自我，然後才能發現文學，發現文學思潮的多姿多彩，還給文學思潮研究一個華美的世界。

力戒苛求

文學思潮的發展是一種歷史過程。看待思潮家，應該具有清醒的歷史意識。閱讀近二百年來思潮家發表的著作和論文，在讚嘆他們的目光犀利、見解獨異的同時，有時也難免產生一種言不盡意之感；或惋惜他們所下結論的武斷，或對他們只在問題的表層徘徊而感到遺憾。

但仔細想來，這種惋惜卻是多餘的，因為我們不能要求前人做今天的人才能做的事情。

公正地說，任何一個時代的研究者，都只能在歷史和自身的局限中從事創造。每個人只能站在歷史安排就的位置上，用當時使用或可能使用的方法說話，用歷史時代給予深刻影響的樣式思維。這決定了研究的超前性事實上只可能是個別的例外。研究一般總是立足於現實，在現實提供的條件和加給的局限中，接近當

時可能達到的研究水平。如果把文學的進展比作登山活動，後人總是站在比前人高的山頭上向下俯視；但所站位置的前頭，還有更高的重巒疊嶂。用這種歷史觀來分析以往思潮家的研究成果，就會避免對歷史和思潮史家的過分苛求。

【附 註】

- ① 《19—20世紀中國文學思潮史》，6卷本，1992年河南大學出版社出版。
- ② 《文學和人的關係及中國古來對於文學者身份的誤認》，《小說月報》第12卷第1號，1921年1月10日。
- ③ 《六十一不滿》，《魯迅全集》第一卷，1981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